

我可能得了抑郁症了！

张爱财 — 著

Maybe I
Slid Into A
Depression!

Zhang
Ai Cai
Works

一位重度抑郁症患者的半自传小说

四川文艺出版社

● 引
● 女
● 经
● 豆
● 患
● 生
● 子
● ●

我可能得 抑郁症 了!

Zhang
Ai Cai
Works
○ ●
M a y b e I
S l i d e I n t o A
D e p r e s s i o n !

张爱财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可能得抑郁症了! / 张爱财著. --成都: 四川
文艺出版社, 2019. 11
ISBN 978-7-5411-5506-2

I. ①我…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206166号

WO KENENG DE YIYUZHENG LE!

我可能得抑郁症了!

张爱财 著

出品人 张庆宁
选题策划 麦田时光文化
策划编辑 孙慧芳
责任编辑 荆菁
责任校对 段敏
版式设计 梁霞
装帧设计 @设计装帧粉粉猫
封面绘图 金书屿

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7(发行部) 028-86259303(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印 刷 三河市鹏远艺兴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5mm×210mm 开 本 32开
印 张 7.5 字 数 170千
版 次 2019年11月第一版 印 次 2019年11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5506-2
定 价 42.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028-86259301

目录

第一章 故乡	001
第二章 标签	007
第三章 谎言	019
第四章 自尊心	049
第五章 童年	073
第六章 爱情与荷尔蒙	097
第七章 生活	121
第八章 瘾	149
第九章 爱的绑架	171
第十章 葬礼	195
第十一章 立春	215



我
可
能
得
抑
郁
症
了
！

第
一
章

故
乡

我的生命是从十七岁开始的，那时候大学把我从老家的小镇带了出来。我总说我是一个没有故乡的人。我生长的地方不能用淳朴来形容，那里贫穷、愚昧、落后，我的记忆也没有任何办法去美化那个应该被称为我“故乡”的地方。

我的童年似乎没有什么特别开心的事，妈妈总是把我关在家里让我读书，她从不允许我跟其他小孩子一起玩，她怕我沾染了他们身上带着的和他们父母一样的恶俗品行。这让我对别人的生活一无所知，我只知道我是我们年级年龄最小成绩最好的一个，另外别人都说我们家很富足，这些都让我高傲自满。她告诉我长大后永远不要回到这里，她想我能在更好的地方过着我想过的生活。

于我而言，那里是囚禁过我的牢笼，逼仄的空间局限了我的视野和羽翼，我迫不及待地逃离了那里。

我不想我长大后像我看见的他们一样，重复过着父辈的生活——早早结婚生子，终生都守着这一亩三分地，甚至为了一点蝇头小利或口角之争就可以去杀人放火。

小时候我们那里最出息的年轻人就是考上了中专或中师，毕业可以分配到一份稳定工作的人。更大一部分的年轻人初中毕业就南下打工去了，他们衣着光鲜地回来，带着工厂的漆胶味，我想我永远无法喜欢这样的味道。

大城市是一座不夜城，到处都是灯红酒绿，车水马龙，对于我一个乡下姑娘来说，什么都很稀奇。文艺的咖啡店，声色俱全的酒吧，各种奢侈品……那时候我才明白原来我们家没有多少钱。我在大学里，没有每天勤奋刻苦泡图书馆，专业学得一塌糊

涂，反倒是学会了抽烟喝酒泡吧玩游戏。

我似乎也不喜欢大城市的生活，每天充斥着这座城市的是各种杂乱的信息和从下水道涌上来的地沟油味，我并不爱慕这样虚假的繁华。这里也不是我的故乡，更像一个看不到边的泥潭，可即便抽身离去，我也不知道我应该去哪里或是回到哪里。我时常站在天桥上看着人来人往，觉得自己好像不属于这座城市，也不属于小镇，我对哪里都很陌生。

认识叶穆的时候，我像是找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他给予的温热的感觉像我从没见过的大海带着季风的气息席卷而来。他说要带我离开的时候，我满心欢喜，激动难平。

如果我是一只乡下的麻雀，我不会只是想飞上坠着玉叶的金枝，我更愿意融化在太阳里，我的翅膀下永远有风在流动，我的眼睛里布满星辰，我愿带着大海自由的气息浪荡在世界的边缘。这一切在叶穆那里都可以得到，这不是第一次恋爱会有的盲目，他像是我的另一半灵魂，他的才华和天赋让他闪闪发光，我渴望能像他一样。

当我第一次去试探我生活界限的时候，是他让我看到了生活更多的可能，他重塑了我的想法、观念与维度，他指引我找到了我想要走的路。

我想我的一生应该是一条浪荡的河流，而叶穆就是我要回归的那片大海，他就是我的故乡，我无论如何也要回去的地方。

只是十年后说要回来娶我的叶穆已经娶了别人，我再也不去的那片海已经是她的故乡了。从那时候起我终于跟其他人处在了同一个真实的维度上，我不再觉得自己很特别。在他离开之后，我失去了我为之骄傲的一切和不顾一切都要回去的故乡。我

从此浪荡无依，没有任何衣锦荣归的可能。

分别五年，我经历了世界从坍塌到重塑的过程，这个过程漫长且无聊。我好像试过了百种的苦和千般的孤独，我剩余的人生将与它们如影随行，这让我苦涩又让我仁慈。

我再回头看叶穆时，他变成了一个普通人。我不用再仰望他，那个才华横溢、一身天赋的叶穆已经死了。那个曾被我看作故乡的男人，我再也回不到他的身边，而我活成了我的另一副样子。我不想承认，即便他离弃了我，他仍然把他的一部分灵魂植入了我的生命里，我带着他如同大海的魂魄浪荡不息，而这，就是我的天赋，毫无用处的天赋。



我可能得抑郁症了！

第二章

标签

据说在成都地铁一号线上下班高峰期的时候，你每天有可能会遇到两百个CEO。我也是其中之一。如果你也在一号线上，你可能见过我，只是你不记得了。

成都的软件园在一号线的南延线上，互联网创业相对于其他企业而言差不多就是一个摆地摊的成本。我不清楚每年成都多少家创业公司，但我清楚地知道这些在开始都有把握会成功的创业公司在年底的时候会死伤一大半，我的公司在存活下来的那一小半里。这一点不值得夸夸其谈，因为创业没有让我暴富，只是让我勉强存活下来而已。

从创办公司的时候我就没有想过在事业上有什么大的作为，也没有做过一夜暴富的美梦。这种美梦在互联网行业的交流会上你会看见很多，他们谈论着用户需求，谈论着互联网精神，在投资人面前竭尽全力地展现着他们的渴望和贪婪。我没有这种高谈阔论的底气，只要可以继续维持之前的收入我就已经很满足了，不知道这算不算乐得其所，公司始终在亏损和赚钱间来来回回，我的收入也跟以前不相上下。

我身上贴着“女强人”的标签，这个标签对于我来说名不副实。可能这个标签对于我不是指我聪明能干、事业有成，更多的是他们觉得在我身上贴一个女强人的标签是对一个三十岁大龄剩女的善意。在别人的交谈里，他们会主动把我说成是因为忙于事业才耽误了终身大事，这是一种来自他们自问自答、自圆其说的好心。这种看上去体面的“解释”在本质上还是一种对女性年龄的歧视，所以我不感激他们这种自作主张的“善解人意”。

我从来不认为三十岁不结婚有什么问题，这只是我的生活方式

式，在这一点上我没有伤害到任何人。

真正的尊重是尊重对方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这一点很多人都不懂，我也懒得跟他们争辩这个问题。

我们聪明人的第一条原则是：从来不会想要去改变任何人，因为这是一种自不量力。

我身上还贴着很多标签，比如“网红”，比如“精神病患者”。无疑这些标签跟“女强人”一样都是失败的。我当了一个不赚钱的网红，一个与抑郁症和焦虑症斗争多年仍然没有痊愈的精神病患者。

我带着这些标签孑然一身地行走在这座城市，有人羡慕我也有人可怜我，有人讨厌我，也有人已经忘记了我。

这些标签都不是我自愿贴上的，我认为我应该当一个诗人，悲悯和嘲笑世人的苦难和荒唐，大声地赞美自由与爱情。

而我的闺密赵心怡则不这么看我，她很肯定地认为我天生就应该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女强人而不是什么狗屁诗人。她说我的能力和气魄不输给任何男人，我不知道这句话算不算是夸我，但听起来怪怪的。

赵心怡是我最好的朋友，虽然我觉得她并不了解我。我们为什么会成为朋友我也想不明白，我跟她好像两种不同的人。她美丽自信，热情开朗，还有一点霸道；而我相貌平平，寡淡冷清，性格乖张。

赵心怡约了几个闺中密友晚上吃火锅，庆祝谢薇薇打掉了几颗大得让人惊叹的肾结石。她约了我、谢薇薇和苏小茹，我们几个经常会聚一聚。她们三个需要找不同的理由抛下她们的老公或

是男朋友出来，而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单身，不需要这么麻烦。不会有人问我去哪儿，也没有人问我什么时候回家。

我去的时候只有赵心怡到了，她穿着低胸的黑色雪纺裙，外面搭了一件米色格子羊毛披肩，紧身的低胸裙让她白花花的胸格外显眼。

“你穿这么点儿，不冷吗？”我问她。

“一个爱美的女人，天气冷暖从来都不在考虑的范围。”赵心怡说。她曾计划把我变成跟她一样衣着时尚的女人，我在那个冬天信心满满，扔掉了我所有厚重的衣服和保暖内衣。在我被冻得发烧之后，这个计划就被我无限期地搁置了，我也就一直这样不够时尚地生活着。

隔壁桌的男人频频看向她，我低头看了看自己不争气的胸。

“别看了，看了也长不大。”赵心怡看出了我的羡慕。

“那我只能说 I 最近瘦了五斤。”我不甘示弱。

“这个朋友怕是做不下去了，今天晚上吃完这顿火锅大家就默契一点互删好友，感恩有你吧。”赵心怡开着玩笑说道。

我跟赵心怡不只性格上完全不同，我们的身材也相差甚远，她身材丰腴，相比之下显得我更加娇小单薄。

她们三个每天嚷着减肥，长期的胡吃海喝让她们的体重有增无减。她们羡慕我怎么都吃不胖，我羡慕她们对食物有如此高的热情。我瘦不是因为我吃不胖，是因为抑郁症和焦虑症导致的长期厌食。

火锅店过了六点人突然多了起来，火锅锅底里的牛油和各种香料的香气也逐渐浓郁了起来。赵心怡看着别人吃喝得酣畅，对她们习以为常的迟到更加难以忍受。我们叫服务员把菜单拿

过来，我们在菜单上点好了菜，就这样眼巴巴地看着隔壁桌涮火锅。

谢薇薇和苏小茹从来没有有什么时间观念，迟到是家常便饭，赵心怡每次都因为她们迟到气得要起身走人，我只能说再忍一忍，还能离咋地？

“对了，薇薇跟她老公怎么样了？”我问她，聊点八卦让她消消火气。

“关系缓和了，小两口吵吵闹闹在所难免嘛。”赵心怡还是一脸怒气。

他们之前在闹离婚，原因是谢薇薇肾结石在家里痛得死去活来的时候她老公在书房打游戏。赵心怡去她家把她送去了医院，整个过程她老公都没有参与，直到手术结束她老公才慌忙赶来。

谢薇薇经常聊起关于她对婚姻生活的不满，婚姻让她堕入了一个比我更孤独的境地。一个人面对问题的时候往往可以默默承受，比如我一个人生病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完全可以应付。我想是因为我没有人可以抱怨，而她是有所期待的，所以更觉孤独。

两个人比起一个人的时候更难忍受这一切，前提是另一个人根本不理解你。他对你的期待感到厌烦，他把你的痛苦当作一种麻烦，两个人为了一些琐碎的事消耗着彼此的热情和精力。

所以相对而言我更喜欢一个人待着，两个人在一起的这种亲密关系时刻提醒着你，身边这个人并没有真的理解你，更孤独的是他也这样认为，只有这一点他与你感同身受。

说到底，伴侣也是两个不同的个体，婚姻没有把两个不同个体融为一体的魔力，能够接近这种魔力的东西只有爱，而不是某

种特定的关系。

婚姻只能作为爱情的延续，以一种水到渠成的方式，而不是到了一定年龄就一定要去做的事。

赵心怡点头表示同意，她白花花的胸也跟着颤了一颤。

我有时候也会好奇婚姻生活究竟是什么样的？那里是否真的是一座围城？但我极有可能这辈子都是站在围城之外的人，围城于我而言虽不是龙潭虎穴，但也应该是极其麻烦的了。

“我突然想念一首诗，你要听吗？”我问心怡。

“不想听。”她说。

生菜
熟了也叫
生菜
爱人
不爱了就不是
爱人
生菜比爱人
靠谱
而且脆

虽然她从来都认为我说自己是诗人是一句玩笑话，但她还是被我念的“诗”逗笑了。笑完之后我们又看了看时间，她打了一个电话给谢薇薇问什么时候才能到。谢薇薇说，苏小茹跟她一起的，她们快到了。赵心怡把菜单给服务员，说可以上菜了，她已经没有什么耐心了。